

炉火暖暖 且闲坐

耿艳菊

起风了，梧桐叶落了一院子。一大早，母亲让父亲扫院子，父亲却跑到西厢房，挨个儿叫醒了我们。

父亲不扫梧桐叶，他要一片片拾起，再仔细装进袋子里。父亲拾得慢极了，又怕母亲唠叨，就让我们帮他。院子里，一个大人带一群娃子，把每一片落叶都捋顺了，按平了，再整整齐齐地放进袋子里保存。母亲见状扑哧一笑，忙完早饭，她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。

父亲拾梧桐叶是为了教我们写毛笔字。我们都愿意跟着父亲学，这比写在纸上有意思多了。我们也喜欢这样的父亲，他总是能让单调的生活变得有趣。

我们拾梧桐叶还有另一个期待。

只要一两场冷风刮来，跟着父亲拾上一两回飘落的梧桐叶，我们家那个天蓝色的小煤火炉就该被父母从厨房深处请出来了。平时，它上面搁着很多杂物，我们都忽略了它，可是天一冷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它。

煤火炉烧起来，整个冬天就完整了。

烧火炉需要煤球，父亲早已准备好，就在廊檐下晒着，黑乎乎的好几排，足够烧一个冬天。煤球是父亲买来煤自己一块块打的，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钱，虽然买煤的钱也是省下来的，比如过年我们都有新衣服穿，父母就没有。

那会儿的冬天真冷呀，母亲给我缝了棉手套，可我的手依旧冻得红红的，脚后跟还生了冻疮。晚上坐在屋子里写作业，冻得直打哆嗦，连笔都握不住。

那年冬天，父亲给我们买了这个天蓝色的小煤火炉。火炉生起来，生活一下子变得有趣多了。心中充满期待，一放学我们便飞跑着回家。炉火上总是坐着冒着热气的砂锅，有时里面炖着白菜豆腐，有时候熬着米粥，逢年过节还会炖一些红烧肉。

一进院门，饭菜香就飘过

来了。放下书包，父亲已在火炉边摆好一圈板凳，母亲也已为我们准备好碗筷，笑着递到我们手中。一家人坐下来，吃着热乎乎的饭菜，内心涌动着快乐和幸福。

吃完饭，把桌子收拾干净，我们就围在炉火边写作业。父亲也写，对着一本很旧的字帖，在我们写完的练习本上或梧桐叶上，一遍遍用毛笔写着那些古老的汉字。等我们写完作业，他就把梧桐叶再拿出来一捧，教我们写毛笔字。

这时候母亲也会坐过来，或缝缝补补，或织毛衣。过一会儿，她就会抬起头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笑意盈盈。

周末，五爷爷五奶奶也喜欢来我们家炉火边坐着闲话家常。他们的孩子都在外边，待我们如自家儿孙一般亲。有时，五爷爷会和父亲在炉火边小酌几杯，或煮菊花茶喝。他们聊得最多的是毛笔字，五爷爷曾是教师，父亲的毛笔字就是他教的。

五奶奶来我们家从不空手，兜里总装着给我们吃的糖、花生、瓜子、葡萄干……五奶奶和母亲坐在炉火边聊家常，我们在一旁吃边听，偶尔还会到东屋抽几根新下的粉条到炉火上烤，瞬间，细细的粉条膨成一朵花，我们赶紧往嘴巴里送，脆脆的，还很香。

多年后，忆起炉火边的闲静时光，总会想起一句话——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。人们常说，最是人间烟火抚人心。是啊，轰轰烈烈、波澜壮阔的人生固然让人仰慕，但平凡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正如周国平所言：“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，最后都要回归平凡，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。伟大、精彩、成功都不算什么，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，人生才是圆满。”

和自己相逢

微澜

听朋友说，王府竹海很美。它北靠熊耳山，南依伏牛山，富养在栾川县城西北约30公里狮子庙镇的深闺里，不仅地理位置优越，青山碧水，模样也喜人。

早上7点钟，我们和闺女一家驾车前往，一睹它的芳容。

曾在一篇散文里看到这样一段话：“人与大自然可以有浅层、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的邂逅。浅层次是遇见一处风景，中层次是遇见一种生活方式，深层次是遇见一个从未相逢的自己。”

我想，今天何不用心体验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遇见那个从未相逢的自己。

眼前，层层阶梯向山上延伸，淙淙溪水蜿蜒流淌，湿漉漉的石头上爬满了苔藓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再往上，依山而建的木栈道，就地取材的石头台阶，自然平整的砂石路，雕成竹子模样的栏杆扶手，自有一种迷人的野趣，就连小溪边偶尔一片被虫子蚕食得只剩下脉络的叶子，也好似美丽的镂空剪纸，妙不可言！

此刻，游人逐渐多了起来，三人一伙，五人一群，轻声低语地谈笑着。路边一个玩水的孩子不小心打湿了路人的衣服，那人也并不在意，看看一脸局促的孩子和满脸歉意的父母，大方地挥了挥手，笑笑离去。

一路潺潺溪水相伴，鸟语花香相随，空气湿润得像刚下过雨一样，清爽，微凉，没有一点灰尘。丝绸一样的水流，顺山势向下流淌，一段宽，一段窄，一段深，一段浅，或飘飘洒洒，或倾泻

而下，随意又自由。

两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，肩上背着布袋大步超过了我们。我们紧赶着追了上去，问道：“老乡，你们背的啥东西？往哪儿去？”

“玉米糝儿，在山下磨的，往家里背。”

“你们村没有磨？”

“石磨都不用了。山下有电磨，省事儿，就是来回远一点。”

他们放下布袋，坐在路边休息，我们也挨着坐了下来。他们接着说，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到乡镇买了房，有的在县城买了房，有打工的，也有做生意的，现在只剩下十来户人家，仍过着简朴的乡间生活。

随后，我们和这两位老乡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山顶。老乡告诉我们，这儿离他们村还有两里地。我家孩子说，中午去你们家吃饭吧，蒜面条也行，他俩连说好啊、好啊。

老乡接着说，从狮子庙往山上的四车道新马路就要修通了，到那时他们再去镇上就方便多了。他们计划着把老房子整修一下，把老物件摆出来，再开个农家乐，到时候我们想吃啥他们给做啥。“到时你们可要来呀，春天来赏花，夏天来避暑，秋天来摘果，冬天来看冰挂雪景……可好看了！”

站在山顶，望着老乡远去的背影，想着他们对未来的规划，我心中竟生出了无限憧憬。

是啊，若在这里住上月儿四十，或者一年半载，看树叶悄然凋落，听鸟儿自在唱歌，不惧时光流逝，不计输赢得失，过一种和城市里不一样的生活，也许那时，我真能遇见那个“从未相逢的自己”。

